

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

苗长水 / 著

等待



这是著名军旅作家苗长水近年来精心创作的一部新作。

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孩子，将纯洁的初恋献给了一个农家出身的优秀的少尉军官，女孩子迫于世俗的压力，不得不与少尉分手。但女孩子却立下誓言：只要少尉不结婚，她一辈子不嫁人，她将永远等待……

传神的笔墨，饱满细腻的感情，诗一般的意境，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韵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等待

苗长水 / 著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苗长水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2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ISBN 7-5033-0811-7

I. 等… II. 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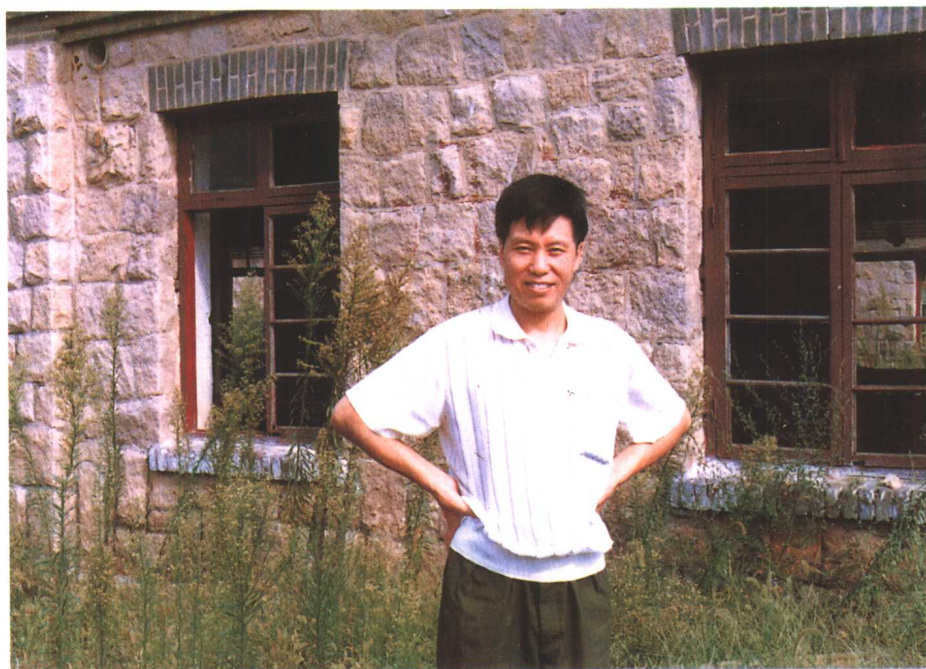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1

字数：150千字 印数：5,001—10,000

定价：9元（膜）



苗长水，1953年出生，1970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营部书记、济南军区《前卫报》编辑等职。现任济南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曾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犁越芳冢》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染坊之子》、《犁越芳冢》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等文字介绍到国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第一章	一次爱情语言的出现.....	(1)
第二章	她谈心跳的感觉	(26)
第三章	火爆锣鼓的幻想	(74)
第四章	爱情语言	(80)
第五章	甜的与苦的	(93)
第六章	尚未解除武装的空营.....	(103)
第七章	初恋之涩.....	(124)
第八章	等 待.....	(157)
第九章	回忆一天 (一)	(187)
第十章	回忆一天 (二)	(202)

第 一 章

一次爱情语言的出现

1995年，我总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荡来荡去而一无所获。我总觉得应该出现点什么，这种出现应该围绕着一个较高的感情价值的设计。

初夏将至的时候，我们一行三位写小说的军内作家来到青岛，合作一部现代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我们到的时候，恰逢青岛旅游高峰的前夕，人还不是那么多。

我居于省城，常来青岛。而他们两个，住在大连的大满和住在南京的阿淮，都是第一次来青岛。在我以往的印象感觉中，青岛本来就是美丽的。尤其是夏季，它与济南近在咫尺，却有着天壤之别的神奇凉爽。海色蔚蓝，建筑人文，都有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欧洲风情。

那蒙蒙雨雾中八大关的浓荫花楼、前海栈桥、信号山、港口、灯塔、军舰、渔船，夜色和晨曦中，一切海洋气息和信号的包围，使每次的我总是能在这里产生新的激情，流连忘返。

所不足的，只是许多年来，青岛有些显得拥塞和陈旧了。尤其是夏季，往往是又想来青岛，又担心它会容不下你一个人。所以又把目标远向更远的威海、长岛，或者更宁静的一些地方。

而这一次到来却像是突然发现似的，看到沿着青岛的绿色海滨区域东去，也就是从湛山寺往崂山去的那些从前应该是农村或者海边堆满垃圾的地方，突然排列开一片摩天大厦。包括新的红褐色市政府大楼、银白色的丽晶大酒店、金都和银都的那些高层红顶商品住宅。我感到它们都是第一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有些城市那种牺牲了本能的土财主式的大楼相提并论，也不是司空见惯的杂乱无章。它们像一个完整出现的群落，带有极典型的青岛式的语言：洋气，干净，一出手就出类拔萃。银白淡黄大理石或花岗岩青黑的明晰色泽，当然都呈显着青岛人的那种特别自我相信的审美感觉。

我想青岛这座城市以往的美丽，主要是因为它有这样几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点：八大关的别墅群以及围绕前海栈桥一带的殖民时期的欧美建筑、汇泉湾畔那些对外贸易的巨大

展览和办公设施，以及青岛体育场附近那片始终坚持如一的堪称国内无双的市内绿色草坪。那块如同绿色翡翠般的草坪，在当年那么拥挤的青岛，能够始终如一地一望无垠地伸展着，在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有的城市信念。

而现在又有了东部这一片新的富丽建筑，等于又扩大进一片蔚蓝色的海天，又环绕出无数条那种黄金无价的金色海滩。这样，最起码的感觉也是青岛宽阔了，既保留了它往日的美丽，又找到了它面向着属于大海的蓝色文明的现代大都市的感觉。

我的两位同行也的确为他们第一次到青岛就有这样好的感觉而激动。

阿淮还是刚刚在莫斯科的市内森林河流上留下了一段丰富的日子。

站在太平角和八大关之间的沙滩和礁石中，他们俩一致断定：青岛似乎已经是现代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了，而且并不是之一。

当然美丽不一定与什么人都缘分。

我们写电视剧，住在传统的部队招待所里，这里一应俱全，干净卫生，也很满意。

但没有几天，还是觉得寂寞。

关键我们是三个人，要是一个人，无论怎么寂寞，都装在自个儿心里。三个人要一起讨论，聊天儿，就特别耐不得这种寂寞。外面毕竟是夏季即将来临的北方大港。

夏季即将来临，或者已经来临。

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也常常告诫自己和别人，必须耐得住寂寞。只不过我感到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的，作家不能脱离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有寂寞也有喧闹，才会产生灵感。

完全的寂寞会把人搞得太不是滋味。有位朋友告诉我：在现在的社会里，不要当作家。但我喜欢当作家。

于是中间我就拨了几位朋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周末请我和我的两位同行出去吃顿饭，让大家休息一下，也可以让我们部队的作家了解一下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

星期天中午，我们终于整装待发，当然也就是把脸洗得干净一点，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我们像往常等待吃饭一样等了很久，直到应该是下午上班的时刻，朋友的车才在我们跟前的马路边上停下来。原来他很忙，今天的饭当然也不是他自己掏腰包，这车和这饭都是车中的一位女经理的赞助。女经理是他属下一家生产空调器的工厂的销售经理。经理当然更忙，两个忙人相约，如同前脚跟不上后脚。

我的朋友把我给她做了热情洋溢地介绍。她却只是冷静地沉默着，没有任何反响。想必她经历的场面是很多的，但她确实也有一双犀利无比的冷静目光。

我的朋友和她商量着，路上还要接上一个什么客人。但这辆微型面包车内显然挤不开，女经理似乎有些不情愿。但我的朋友坚持。

车开到东部新区也就是离那片新建的高楼大厦不远的一片宿舍区附近，我的朋友下去另叫了一辆的士，把那位客人接上去。我回头隐约看清，那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丽姑娘，披肩的长发，穿着一身洁白的西装式上衣和裙裤。

我想那可能是他的一位同事，从那位姑娘的装束和风度上看，我觉得那是一位典型的有点洋气的青岛姑娘。

车子沿着海边大道一直往东跑，不仅开过了美丽的东部新区，而且还看见了玉米地和苹果园，在一个好像是乡村酒家门前停下。那是一幢富裕农民或渔民式的石头小楼，也还典雅，门前已经停有轿车，我想这是在去崂山的旅游线路上。

我的朋友和那位姑娘也赶到了，一起进入酒家的瞬间，我的视角线偶然留意到这位姑娘的那件白色裙裤，看上去是那么精致，好像是一种丝质的料子，但又薄而整洁，裤线如刃，像是刚从熨衣板上取下来的一样。当然，如果这件衣服穿在一位臃肿的女人身上，谁也不会感到它有多么精致。

大家都发现了她的美丽，而且非同一般。气质以及诸等方面都让我们渐渐感觉出来。她的身材大约比在舞台上的那种时装模特略矮几分，体形肥瘦适中而恰当丰满，皮肤白皙，嘴唇红艳，当然也涂了口红的。典型的青岛姑娘那种一尘不染而又带一点洋味的清新感觉。

当她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时，我闻到一股特别优雅甜淡的香水的芬芳。

而入座之后，我感到她五官最漂亮的部位还应该是眼睛。那是一双澄澈乌黑的眼睛，而且大的略有些向外凸出，因而眼球旁边肉红色角膜时而动人清晰地显露出来。那种略有茫然的眼神，好像是近视。但近视也是美丽的。

我的朋友把她安排在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上。她的那双美丽的黑色大眼睛，带着令人猜度的茫然般的微笑，偶然旁顾左右宾客，把自己的手包挂到衣架上，不经意地在那个位

子上坐下来。微笑中浅浅地泄露一口青岛姑娘的粉白淡红色碎齿，碎齿上似乎是沾着一点口红，彬彬有礼的。

但她的阳光已经从所有客人的身上感觉出来，包括我的两位同行。

我们三个都不太爱喝酒。这一路采访讨论，影视中心方面把帐目结算和组织联络的差事又交给了我。所以每逢接待方面的领导或朋友请吃饭，阿淮和大满两位一般都是带着一种改善伙食的态度，只顾老老实实埋头吃喝，一应说话应酬，概不抬头。那种没事人的态度，有时甚至令人愤慨。

而这一次，我发现他们两个面孔上却突然暴露出一种似乎是需要参与的意识。话也开始说了，而且还比较懂得礼貌。恰好我的朋友又把他们两个安排在这位姑娘身边的两个座位上。但我想也正好可以让他们两个多喝酒，别显得我们军人太无知，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

我的朋友姓李，在部队时是一位团职的副主任，曾经给我当过领导。但据我所知现在他在他们那个公司里并没有什么职衔，只享受副处级待遇。他代表那位女经理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一个一个地介绍今天到来的客人的姓名身份，但介绍到那位姑娘时，却只说：“这位是傅海涛小姐，傅雷或者傅作义的傅，大海的浪涛，像个男孩子的名字……”接着又向下面一位介绍过去。

所以惹得我在心里好奇，他为什么不给我们介绍这位傅小姐的身份？而为什么又在招待我们的时候把她请来？其实这都是应该解释的，不加解释，反而愈加使我们好奇。

而我觉得这位傅小姐似乎也属于比较成熟一些的在职女性，善解人意，颇懂礼貌。年龄应该是在二十三四岁上下，在

一笑时还泄露一丝天真无邪。

我听到她称呼我的朋友总是笑眯眯一丝不苟地称“李副主任”，而我的朋友现在并没有这个头衔。即便有，地方的职务称谓上也不习惯加“副”，那是队伍上的毛病。而傅小姐的年龄又不像是军队转业干部，我便觉得她有点像是我们部队的女战士，她的那种完整干净的打扮，有点那种素质。

所以我便隔着圆桌毫无顾虑地向傅小姐发问：“你是不是我们部队女兵连的战士？”

没想这一问使得在座的所有人都笑了，尤其我的两位同行在使劲地嘲笑我。是认为我过于愚蠢了，还是认为我过于机智了？我想不久之后，他们就不再这样嘲笑。

傅海涛小姐也在笑，但笑得挺高兴，我感觉到她有一种特殊的高兴。这时发现她还是很活泼的，笑过之后，用那双机灵的黑眸瞧了我一眼，才有几分天真地问我：“你怎么看出我是女兵连的战士？在哪儿见过我吗？”

我回答说：“也许是在哪儿见过，但我主要还是猜的，听你那么称呼我们李副主任……”

“那又怎么样呢？”她说。

“特别像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我笑道。

她继续天真地笑下去。

我又猜她是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因为在座的客人中有两位是电视台记者，而她和他们又显得很熟。但我都没有猜对。

但傅小姐对我们还是比较热情，很愿意跟我们交谈，在李副主任的提议下跟我们碰杯，或者不经意地把别人给她的歌单，转手交给身边的阿淮和大满。

当时我想，也许是她比那位东道主女士年轻或者天真一些的缘故，没见过作家，更没见过部队的作家，显得亲切了一些。但心里还是颇有几分感动，难得在这样匆忙斑斓的城市中，还有一位特别美丽的姑娘对部队作家有好感。

但今天这位做东的女经理对我们的面色冷漠是有情可原的，她用物质代替了微笑。过后大满和阿准都给予了评价，她的饭无疑是我们三人执行电视剧任务以来最改善的一顿。

这个渔村酒家的名字我们都没有记清，它的窗口外是一条通向海边去的怪石嶙峋的河沟。海潮似乎正在渐渐地涨上来，浪花拍击着那些怪石，赶海的女人提着篮子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别一番情味儿。而在这里，我们大约吃到了能在青岛吃到的所有生猛鲜活海珍，大约都是刚刚从那些停泊在河沟入海处的渔船上上来的，有的或许就来自那些在石头上跳来跳去的女人们的篮子。

女经理和傅海涛还有李副主任都邀请过我们，或跳舞，或来一支卡拉OK。但我们三位都不行。不仅仅是面带羞涩或者庄严的问题，一是缺乏天赋，再就是缺乏练习，主要是缺乏条件。这样论断，我想阿准和大满以后都不会过于反感，事实基本如此。

所以我们只好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女经理唱样板戏，看李副主任以及电视台的记者们和美丽的傅海涛翩翩起舞，唱什么《心雨》。

按说作家也好军人也好，都应该是比他们跳得更好的王子，唱得更美的歌手。但根据我的印象，往往小说写得好的作家，都不怎么唱歌跳舞。而真正优秀的军人，在歌与舞的天赋或后天的培养上很出色的，根据我的记忆，也不是很多。

客观上的要求和原因是一个方面，但一个优秀的人，总是不能样样都优秀的。这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而李副主任的舞步却令我不胜惊奇。他先是邀请傅海涛跳了一曲比较矜持的慢三或者是慢四，我觉得这就是跳给我看的了。但没想到他又和女经理跳起了大概是娴熟的探戈，那优美标准的姿态简直让我叹为观止。根据我的记忆，那时候我们在团政治处一起工作，李副主任是最守规矩的一位老同志。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潜心研究当天的报纸社论，如果突然发现一个习惯提法的后面多了一个顿号，便立刻惊讶地和我们至少研究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有时甚至吃饭和午休时间也废寝忘食地继续探讨。关于这个顿号是否预示着什么重大变化，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是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上的转变。如果那会儿你跟他谈什么叫探戈舞，他肯定会大惊失色，打死不会想到以后还会把这个东西搞得这么精彩。时势造英雄。

这顿饭吃得短促、丰富而又漫长，我们三位主要的客人没有跳也没有唱。

但我想此刻我们肯定都想跳或唱，一般机会错过了也没什么，今天这个机会错过了有点感觉遗憾。我觉出他们两个也在一点一点地鼓着勇气，等待着下一次更为殷切地邀请，但宴会结束的时间已经到来。李副主任和女经理还有忙碌的事情要在星期天的下午处理，中午只能这样丰富而短暂地招待我们一下。

在最后结束之前，我看见阿淮大满的脸上也带着和我一样的虚假微笑，掩饰着那种难免的失落心情。但总起来说我还是满意的。歌啊舞啊你没练，也不怪别人不尽心。

但就在最后时刻，我却突然发现傅海涛拿起旁边一支圆珠笔，在别人放在我们面前的名片上匆匆写下她的名字、地址以及电话，甚至顺便也把BP机的一串长长的呼号也写在了上边，一一交给我们三位。

我当时真没有猜透她这一笔的用意是什么，抑或对我们三位军人兼作家们的失落感的一种补偿？或者是暗暗的敬意？要么是照顾一下李副主任的面子？但这一笔当然很扎眼，在场的每一位男士都很愿意与她接近，甚至隔壁包间里一个操广东口音的老板，都曾一度跃跃欲试，妄想越过一切障碍寻求机会。她却把一种特殊的感觉越过所有的障碍交给了我们。

收下这张名片时，我们的愉快和激动可想而知。但是，真的，我想如果没有这一笔，今天这顿午饭也许就没有我们三位作家的真正愉快。

原来她既没当过女兵也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她是一所干部培训学院对外贸易系的外语教师。

我收下这张名片，很满足，感觉到这最起码让大家都认清今天谁是主要的，谁是最让美丽的姑娘值得信赖和敬仰的人。

她一定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了什么，从始至终，不仅是感觉到了我们的寂寞，这是今天这顿丰盛酒宴最让我们暗自得意的。走出那间酒店，呼吸到外面那带着浓郁海风的清新气息，面部的肌肉也不那么紧迫了，微笑地问她：“傅小姐，是不是因为我把你猜成了女兵，才对我们这么有感情？”

她的普通话带有青岛的海鲜气息，美丽甜蜜的笑从红色动人的细齿中喷出，先给我念了一串的洋话，然后才用中文告诉我：“啊，是的，我很喜欢你把我当做女兵，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很高兴的!”

李副主任对我说：“以后你们可以经常和傅海涛联系嘛，她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不不，我只是爱读!”她赶紧含蓄地解释。

我把那张名片塞进上衣的口袋里，不管怎么说，我想阿淮和大满也都会慎重地保存着这张美丽名片的。

分手时，她照例没有跟我们一趟车，和李副主任及另外两位搭一辆的士。

酒店的门前过路的士很多，等于是我们先把带着美丽微笑的她送走了。她极美好地向着我们招了招手，然后说：“再见，作家们，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们!”附加着一串陌生英语，然后就那么跟着李副主任一行钻进车里走了。

真遗憾，我想她的心里也许会有同样的遗憾。才刚刚建立的美好感觉就这么失去了。尽管有一张名片，但时间是这种美好感觉的最可靠的杀虫剂。

女经理的车把我们送回原处，我们仍然是高兴地与冷静的她告别。

我想阿淮和大满二位也没有把她特意地把名片交给我们太放在心上。但回到房间里，大家还是有一段好长时间的沉默。好像浮想联翩，忽生悲观。各人躺在各人的床上，阿淮在感叹：“生活这么美好，我们却在这里写什么电视剧!”

但一会儿他却又爬起来看着我问：“在青岛，像傅海涛这样的姑娘是不是很平常，随便就能遇到?”想必他在找平衡。

我说：“在我的感觉上，青岛这块地方应该说是我们北方的一块灵秀之地，地域的、文化的、血缘的以及其他种种原

因，青岛这个地方的确不仅姑娘的身材相貌都较优秀，小伙子也是比较其他地方显得优秀一些。但即便是佳丽丛生，傅海涛也应该是比较优秀者。她不仅漂亮，气质也优秀，这是平心而论。”

大满说：“我们大连的漂亮姑娘也比较多，但我觉得傅海涛这个孩子还是和一般的姑娘有不同之处。和她在一起，心灵上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觉很特别，特别好。”

“那我就有问题啦……”阿淮突然坐起来，在床上笑咪咪地瞪着一双聪明的大眼睛，看着我俩：“根据我的判断，那个李副主任和你也就是比较好的老上下级关系，女经理更绝不会把傅海涛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带到这里来，她也不是电视台的那几位的朋友，那么傅海涛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就觉得这里面总归是有点原因的！”

“你这是瞎想！”我说。

“不不不……”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坚持说，“不信你们仔细考虑考虑，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大满说：“要么她就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了！”

我们仨都笑起来，一般情况，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早料到这顿午饭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大家就应该让晚饭宁静一点，或者饭后走到海边上去，让这种激情和灵感得到沉浸。但不幸我也曾给一位过去在部队的诗人朋友丹阳打了一个电话。丹阳是个厚道人，对阿淮和大满的名字也熟悉，便邀请我们当晚接着再进行一次小范围的聚会，简单一点，朋友们认识一下，由他来找一个安静但也舒适的地方。

当时我考虑到今天是周末，多吃顿饭，不让远道而来的